兩朝憲章錄

兩朝憲章録卷之八

汝寧府光州儒學訓導臣吳瑞登編述

嘉靖十五年丙申春正月丁巳朔　丁卯初鑄番録關防十五顆給恤刑官　丙子三邊總制唐龍言先年虜因吉囊等擁衆十萬突犯榆林臣調兵禦之虜屢遭挫衂乃別遣五萬騎由野馬川渡河徑入西海襲破亦不剌營收其部落大半惟卜兒孩所領餘衆脫走此以夷攻夷中國之利也故今虜警稍息邊人云虜擧餘衆西掠四川松潘等處切恐得利而歸勢将復熾况屬夷帖木哥羊課等或爲其積威所劫與之連合勾引套虜作叛則河泉張掖之間

未可安枕積薪熱火其勢必然未雨徹桑為力則易乞勅其肅守臣積芻糧閱兵馬立重賞募勇敢令人分番海上察探進兵之路與住牧之所戒諭屬夷勿與通謀構之為間牒布之為聲援伺虜間隙為兵進止則河西腹心之疾庶其可已從之

戊寅三邊總制虜詔奏兵部尚書華職閒住彭澤孝友廉直卓有行誼當正德時劇賊劉三趙風子等嘯聚河南劉七等流劫山東廖風子等互擾川陝擁衆多至十餘萬俱賴澤禦我後討平後引疾乞休為憸壬訐奏夷情誣澤閒住事已勘明未蒙昭雪茲已物故五年墳墓荒落所遺二妾衣食不給恐非所以酬功勸善也詔復

生前官秩優加卹典以作忠士忠臣之氣　二月乙巳御史張景陳奏巡撫事宜言各邊巡撫敕內有防禦虜寇修理城池整飭軍馬區處粮餉謹關防明賞罰等事請令每年之終以行過事蹟造冊繳報有功陞賞廢弛黜罰從之

三月戊午夜客星見于天棓星傍　上諭李時曰今紫微垣有客星不知主何事應時對曰古人謂天道遠人道邇事應之說起于漢京房然未必一一皆合只在人君修德以應之景公一發善言熒惑退舍況　皇上修德之所感格乎　上嘉納之　辛酉是時歲貢例嚴自十一年至十四年天下缺貢至一千一百九十餘處禮部言自後惟手

食糧年深者起送二人正貢不堪許以陪貢充之不必會同巡按二司官亦不許槩學通考以啓夤緣倖進之路允前缺貢地方依例考補起貢庶事體歸一而人才亦各得所得旨允行 壬戌詔加致一真人邵元節道號四字製文官正二品朝祭服并玉帶賜之 丙寅 上御文華殿開講 致仕南京工部尚書崔文奎卒贈太子少保謚康敏 壬申兵部以 聖駕詣陵條上扈蹕防守事宜 丁丑 上駐天壽山行殿召郭勛夏言諭曰適過沙河一帶居民鮮少田地荒落 七陵在此要人守護卿等如何處之時曰昔丘濬曾議京師當設四輔以臨清為南昌平為

北分薊州保定為東西各屯兵一二萬以護京師今若于昌平添設一總兵南護京師北護陵寢增設軍馬自然軍民稠密 上曰卿等可勘議以聞 四月 上以展謁七陵遂遣成國公朱鳳祭孝陵英國公張溶祭顯陵 己丑祭酒呂柟進恭和 聖製詩一章賦一篇曲十首 上留覽

甲午詔起原任户部尚書許讃為吏部尚書 丙申行大禘禮于太廟 癸卯 駕發京師次沙河行宮 乙巳

上駐蹕天壽山 辛亥 上親詣長陵獻陵景陵閲視語郭勛等曰景陵規制獨小又多損壞甚於我 宣宗皇帝功德之大殊為弗稱當重建宮殿增崇基構以隆追報

臣按 宣宗在位眞守成令主也優禮大臣撫綏黎庶其文辭之工則閨飾典章繪藻詩賦其威武之奮則廓清黠虜擒服宄親謀之宣帝唐之宣宗有不能彷彿其萬一者而陵寢獨不稱其功德是必生時于營建等務愛惜財力如文帝治霸陵令用瓦器之類故若此其卑狹而且易于損壞耳此正見其為仁聖也然在 宣宗自為則可至後王追報之意則猶歉然自以為不稱者我 世宗重建而增崇之表揚功烈蓋孝思懇至矣

癸丑 駕還京 五月乙卯朔 上諭李時曰端午節獻

奉兩宮賞節亦有慈諭罷免朕以宴樂一節不可少不可過少則不見交誼之情多則有傷耽樂之好若夫君臣一賞足寓交泰之意卿其與勛一一計之舜言上諭言有周盛時君歌鹿鳴臣歌天保先儒謂泰和在成周宇宙間于是撰儀注以上一奏 聖喜慶賀之舞二奏富鴻翱翔之舞三奏群仙朝聖之舞 丁巳 上諭內閣刊刻已完可將皇祖御製文集累朝文集及五經四書二十一史性理大全聖學心法令各謄寫一部藏貯不必開館再葉天壽山面諭重修宋史 戊午詔求紅黃玉 上曰爾等多方訪求務求必得以稱朕禮神之意 己未端陽節賜百官

宴于奉天殿宴畢 上幸西苑預命郭勛李時夏言候于
崇智殿遣中使賜文虎花綵百索牙扇等物勛等致詞謝
上曰今日之宴一以賞節一以酬前日山中之勞至水
次 上遊龍舟召勛等各登舟給酒饌命臣舟近龍舟行
自蕉園迤邐至澄碧亭登岸復宴于無逸殿各稱觴上壽
盡歡而罷 乙丑禁中大善佛殿內有金銀佛像并金銀
函貯佛骨佛頭佛牙等物 上既勅廷臣議撤佛殿即其
地建 皇太后宮夏言請勅有司以佛骨等瘞之中野以
杜愚冥之惑 上曰朕思此物智曰邪穢必不欲觀愚曰
奇異必欲尊奉今雖埋之將來豈無竊發以惑民者可議

所以永除之部議請投之于火 上從之乃焚于通衢
燬金銀像凡一百六十九座骨頭牙等凡一萬三千餘斤
辛未 上謁陵還召李時夏言于行宮諭以存古規制
宜遜避祖陵節省財力至是言等請量存其飾 上欲親
往決之 甲戌貴州都勻夷酋王阿向世擾亂以圖婁為
不靖巡撫陳克宅平之 上嘉其功陞賞有差 六月乙
未陝西總制劉天和奏平慶臨鞏之間乃虜出入要道宜
增築堡寨倍使高厚歸併小堡編立保甲擇有力一人者
為之長多備矢石遠設斥堠烽火嚮警一傳即收斂人畜
各自為守有能控險設營斬獲首虜者與軍士同賞所獲

牛馬因以與之巡撫歲一閱視如堡寨堅完虜無所掠則受賞不然則受罰疏上詔一一舉行　七月庚申郭勛陳言三事一請遣卒許載貨物以通下情二請餘鹽盡入塞下以實邊儲三請復設礦課以助工費户部覆漕舟貨物令甲不許過四十斤之外今宜以此為率勿令越限山東河南順天等處原有礦場可採取者下撫按設法採辦輸委工部以助營建之費工畢停止至餘鹽之議宜特遣才望大臣親詣兩淮清理從之　戊寅皇史宬成專藏訓錄其列聖御容別修飾景神殿以奉　八月辛丑陝西總制劉天和奏陳西邊事宜一謂當用故尚書秦紘改造隻輪小

東。昔孝廟賜名全勝車，其制甚便，可以擺列邊墻以遏虜入，可以據阨險要以要虜歸。二用神臂強弩，可及三百步，復準漢耿恭之法，矢鏃開四尖，又傅以射虎箭藥，人馬中之無不立斃。三修築邊墻，挑空壕塹，以制虜入。總之，三後並興，不過費銀二十餘萬兩，目前之費不多，而將來之益甚大。至興武營南有鐵柱泉者，方可百步，虜每來必至此飲馬，居數日而後入；及其驅掠而歸，亦至此飲馬數日而後出。臨泉處故有一小堡，請增築高大，包其泉于中，以兵百人令一校據守其地。堡外空地極多，令堡軍開墾。旁石溝有鹽池，即令堡軍採食，使虜數百里無飲馬之地，則

其勢自不能深入矣從之　丙午先是虜曰吉囊率衆十萬屯牧賀蘭山後已而分遣其衆入寇涼州副總兵王輔等率衆八百騎分三哨逐之至塞外孤山墩再與虜接戰戮酋長一人奪其纛斬首五十七級獲馬一百四十疋已而虜復入莊浪境總兵姜奭以涼州兵馳至與虜遇再戰再勝虜騎大集奭伏兵岔口佯北走以誘之虜追之遂陷伏中大敗斬首七十一級奪馬二百疋捷聞　上甚悅陞劉天和左都御史以璽書褒諭仍賞銀幣餘各陞賞有差　九月辛未　駕至天壽山時　上方有事山陵而宣府警報日至兵部請遣防禦從之　丁丑還京　戊寅御

史余光上所撰二京賦詔付史館　十月戊子　皇第二子生　庚寅京師及永平保定諸處所屬州縣俱地震有聲如雷　辛卯　上躬祭南郊以誕生　皇子告　上以地震諭禮部以朕懼上天宜即行修省自今日始青衣黑帶靜處三日露告于天賀喜事其已之夏言奏　聖嗣誕生天下大本所係臣民胥慶茲遽以修省免賀不惟無以紓臣子慶幸之情至於所以重國本答天眷亦若有未盡者請俯順人情仍于修省之後御門受賀則仰畏天監丕承天休並行而不悖矣　上乃許之　乙未　上御門受百官朝賀　戊戌　初張延齡下獄刑部主事沈椿以戚死

故不令入重獄後代者遂襲其故脫其桎梏益寬假之廷齡在獄嘗書聖學心法一幅題君道不明賞罰于其端為險人劉東山據廷齡前事幷誣主事羅鳳臣 上怒令備查先後提牢官吏執付錦衣拷訊尚書唐龍上章引罪 上令戴罪審覆詔下都察院從重擬罪都御史王廷相議廷齡怨望當比子罵父者律仍前候斬主事沈椿等二十四人俱贖杖 己亥更定世廟名為 獻皇帝廟 庚戌 上親告長陵 辛亥 上詣裕陵茂陵行慰告禮 十一月禮部兵部言安南于 高皇帝時陳氏首納欵永樂時其主日焜為賊臣黎季犛所篡 太宗興師討之求陳

氏裔不得乃郡縣其地後有嗜利者詐稱為陳氏後請改
為國 宣宗許之乃今篡主奪國職貢不修宜興問罪之
師 上曰仍會議征討事宜以聞 乙亥增飾大廟營建
太宗廟昭穆群廟獻皇帝廟工成 辛巳冬至節 上大
祀天於圜丘 十二月郭勛再疏言採礦無損于民有益
于國薊州西有瀑水礦洞居人嘗竊發之獲利無算乞遣
內官及錦衣官一員奉勅往督僉家業殷實者為礦甲熟
知礦脈者為礦夫所獲礦銀三分為官課五分充顧辦費
二分歸之甲夫人等用酬其勞則彼此皆畢力于礦而所
獲自倍矣戶部言前已責成撫按不必別有推委議下撫

按行

臣按漢魏以來始有銀礦之說始設採銀之官大宰山澤之利有限或暴發輒竭或採取歲久所得不償所失宋人蓋已慮之矣至於我 明坑冶之利不及前之一二匪徒不得其利而往往又罹其害取之而歲課不足則地方之賠補者難繼取之而錙銖有遺則貪婪之競起者無算昔宋太祖曰未能損金於山豈忍奪民之利太宗曰地不愛寶當與衆共之彼郭勛者先以助工為言已下撫按委諭矣而此復欲內官錦衣胡不為 朝廷愛生靈乎我 祖嚴于封守

不使擅開其于利害恩之釁矣

壬辰奉安　太宗神主于太宗廟列聖神主于昭穆

癸巳奉安　獻皇帝神主於獻皇帝廟　丙午　上命皇

子名曰載壡親告于　皇祖皇考　丁未甘肅巡撫趙載

條陳邊事一言套虜吉囊屢犯邊境且有併吞小王子之

心宜勅本兵會議戰守防禦之策二言土魯番素恃瓦剌

為逆今聞與瓦剌有隙若乘間招之必當效順可以坐制

土魯番使不敢叛三言土魯番撫之太過信之太深今彼

志益驕恣今宜俟其犯順之日即戮其使人奸黠者其餘

遷之兩廣即彼悔罪止許通貢不得輒遣其使四言諸屬

羌人皆我屬番宜嚴賞罰之應襲者保送承襲畏服者量授一官使其傾心向化為我藩籬五言邊功陞賞宜限一年內勘明具奏六言遇賊敢戰必有傷損輒坐論戍之律以啟人求自全遇賊擬避宜申明定例以敢戰為功不戰為罪凡殺虜以上若干名軍若干以下降級令勘官易于遵守七言邊濠墩堡宜行修濬原無濠墻宜行創築疏上兵部以制馭套虜撫處花剌誅遷夷使三事下總督議奏餘如議行 戊申以上兩宮徽號祭告郊廟社稷 閏十二月壬子戶部左侍郎唐冑上疏諫伐安南言不可者七兵部以為忠謀得旨付所遣錦衣官勘奏更議之 甲寅

廢后張氏薨　癸亥恭上兩宮徽號曰　昭聖慈壽皇太
后　章聖貞壽皇太后　庚午禮部左侍郎黄宗明卒
明鄞縣人初張桂以議禮得幸詩其氣勢更相牽引乃宗
明初與張桂意合無比周迹故張桂既去人亦無訾之者
辛未吏部尚書許讚至京　上命即日付任視事讚疏
謝曰臣當恪守成規仰遵明詔疏銓選以洗壅蔽之弊公
薦舉以復久任之法停中外無故改調之途抑近年奔競
濫陞之習斟酌年資均平勞逸以期報塞萬一　上嘉其
忠悃　致仕吏部尚書汪鋐卒鋐婺源人以太畧見稱善
窺時好賦性傾狡善以智陰陽人主　上亦頗厭之語輔

臣曰沔貌邪佞詭隨其去留不足為有無也鈞不得已乃致仕　甲戌加授致一真人邵元節為禮部尚書　以禱祠　皇嗣誕生故也

嘉靖十六年丁酉春正月辛巳朔　戊子徽王厚爝得白兔撰頌以獻禮部尚書言當獻九廟兩宮以承靈貺仍聽群臣上表稱賀　上不許　己丑御史韓岳言京師米價翔踊請令有司收養窮民及發太倉銀平糶以賑濟之戶部覆倉糧既以時放而豪右乘賤居積價復騰貴宜嚴其禁　上是之凡各倉官糧有乘時射利者巡倉御史緝事等官嚴捕治之　庚子禮部請冊立東宮　上曰卿

等具悉忠愛可少待之　以太虜出邊詔罷四夕同

遼東游兵仍令此後非有重大邊情不得輕調　壬寅命

部覆甘肅巡撫趙載所議二事一言西域土魯番等各國

稱王者一百五十餘皆非本朝封爵又劾即此給卒原非

入貢番夷蓋西域賈胡詭立名也不過徼賚于耳令宜擇

番酋長使臣名數定為限制凡冒濫稱王者責令改正違

例入貢者以禮阻回每國分等第每十人許二人赴京餘

留在邊聽賞一言外夷通事皆以色目人為之往往視彼

為親視我為疎在京則教其分外求討伴回則令其潛買

禁物且諸夷之中回夷最黠其通事宜以漢人為之毋令

交通以生夷心詔如議

臣按夫自來王外夷事中國之禮而寄象狄鞮中國所以通四夷之情若稱王不由本朝則統體下移而通事皆取色目則引誘最易若土魯番者在火州西百里成化時侵陷哈密與中國通貢叛服不常乃遽自稱王至百五十餘漸不可長矣通事等官入朝引領以還作送父之則分外求討潛買禁物誠有如趙載所言者茲欲譯審酋長令其改正仍以漢人兼通其事則所以正體統而絕引誘者大而密矣哉於邊計者哉

癸卯 皇第三子生 二月壬子九安南國世孫黎寧差

人鄭惟㦖等赴京奏稱貢使不通由莫登庸不軌道路具

載乞興問罪之師 上差官勘覆以待區處 戊寅先是

上躬詣長陵致祭宮使傳稱 皇第四子生 上御製

嘉喜歌頒示危從大臣各賡和以進 三月甲申還京

壬辰命塞天壽山東西通黃花鎮路以 丙午駕發京師

視金山建造行營 四月癸丑還京 庚申議征討安南

言莫登庸十大罪即命將出師征討兵部左侍郎潘珍上

疏以為宜移檄交南聲其賊篡逆之罪必殺不赦其餘脅

從許其歸順仍徵黎寧假以殺賊之權令督所部兵馬候

大兵入境併力進討 上以惑亂人心褫職閑住 五月巳卯朔 上命 皇第三子名載垕第四子名載圳 丁亥起復右都御史毛伯溫到京 上命即日之任候征討安南之命伯溫條陳六事一曰正名二曰用兵三曰用人四曰理財五曰明賞罰六曰一事體 上曰覽卿奏具見經畧俱依擬行 戊戌雷震謹身殿鴟吻 六月庚戌御史桑喬以殿廷被災條陳三事一禁女妓弊以節工役如沙河行宮該部原議用銀七百餘兩頃 皇上洞察始改二百餘兩則他可知矣二重邊防以銷隱憂請遴才望大臣一行邊一則簡閱强弱耗減作何振揚一則調度糧餉

儲積作何議處以便條奏施行三去匪人以重大任如尚
書嚴嵩林庭棉張瓚張雲此四人者不職之尤宜速去
黜以盡應天之實 上嘉納之 壬戌戶科給事中胡汝
霖上言大臣被論列者惶恐待罪其是非付之廷議用舍
聽之上裁尚書嚴嵩穢行既彰招致論列乃輒具奏自明
災皆御史文過臣愚謂奏辯之風不息則無以存大臣之
體廉恥之節不立則無以勵小臣之行嵩志趣日下往而
不返則 陛下誰與共成盛治哉得旨今後大臣被論者
宜省己勿得強辯 癸亥刑科都給事中田濡陳弊宊三
事一在外監司守令多以深刻爲能罪及無辜感召災異

乞以酷刑律治之一往者覃恩多赦獨馬錄楊慎王元正
劉濟豐熙邵經邦呂經馮恩乃隸謫籍乞賜矜宥一奏許
成風甚至誣指宮禁挾脅官司請發遣如例得旨錄等不
准宥餘如議行 甲子南京吏部右侍郎林文俊卒 上
以文俊有編摩講讀之勞特諡文修 司業董承叙言博
士助教等官職專教士其學識醇正訓迪勤懇者先年率
假以翰林檢討職銜仍管教士比來遷轉不一自今給由
到部若有志甘恬澹學稱師模者仍令再歷九年加以清
銜庶教有專功而才無枉用從之 丙子新作養心學 后
七月壬午贈故南京禮部右侍郎劉瑞為禮部尚書

上念瑞以忤逆璫得罪褫職故從陳乞　乙巳戶部尚書
鄒文盛卒文盛公安人廉慎古朴內持風節而外若　司
庸人故人稱為長者　八月　皇弟五子生尋殤　辛酉
禮部主事許論上九邊論一本九邊沿一本留覽　甲戌
皇弟六子生　九月壬午交人武文淵以其衆來降
上曰文淵傾心歸附慕義可嘉賜四品章服及中金幣
乙巳貴州凱口苗平賞都御史汪珊等銀幣有差　十月
壬子刑部尚書趙鑑卒鑑壽光人歷陞是官尋引年乞休
上嘉其知止親製五言古詩一章以寵其行　上方修
舛朝故事親禮大臣鑑首被恩禮其後盛典寥闊而大臣

以禮進退者鮮矣故鐫之去縉紳莫不崇之　己未崇德
等殿成　命宋儒朱熹十三世孫瀏襲翰林院五經博士
乙亥南京禮部尚書顧清卒清華亭人好學敦節行士
論重之先為編修遇逆瑾擢權清守正不阿降職瑾誅尋
復任至是卒謚文僖　兵部尚書王憲卒憲東平州人有
材畧閑于軍務勞績著于關陝後為本兵一時推重　十
一月己卯侍讀學士郭維藩卒維藩儀封人孝友朴素　上念講
讀勞特賜祭葬　十二月甲戌　皇第七子生
嘉靖十七年戊戌春正月丙子朔　壬寅禮部言邇來
[illegible]日壞道術日微宜敕會試取士務求醇正典雅合于程

式者鈎棘出軌之文悉宜黜落其背戾經傳引用程列丕經之言者參奏除名詔可　二月戊辰　上以清明節上視山陵是日發京師　壬申還京　三月壬辰賜進士茅瓚等三百二十三人及第出身有差

四月庚戌　上詣天壽山躬視聖蹟新亭

癸丑　上躬祭　太宗皇帝于聖蹟新亭是日回京

戊午兩廣提督蔡經奏安南之征必須就近體察不然彼國人心已渙不可驟收而我動調大衆遠涉炎海即使當鋒所繫靡不摧折然勞逸勢殊尤當審處欽州知州林希元奏安南人心離散莫登庸父子亂政亟行之狀以為可

以收復中國南裔兵部請會議 上以職司邦政者全不
主持協心國事其已之偽鬻毛伯温令在京別用 大學
士李時夏言武定侯郭勛扈駕而駐沙河行宮司廚中失
火延燒三人行帳 上以言當思忠公不宜放而至是其
改畀以副簡任 郭勛欲復各處鎮守內臣兵部覆此輩
害民在先朝已極頃幸聖斷裁革民始安堵不當議復兵
科都給事中光隆禧等言 皇上登極詔內已革內臣中
外稱快勛徒因取礦一事而欲并復鎮守恐黷貨殃民天
下洶洶上是之竟已 庚申自正月至是月不雨命有司
竭誠祈禱賑恤郊外流民 甲子 駕出郊壇雩祭 戊

辰兩　五月兵部尚書姚鏌卒鏌慈谿人端嚴慱大以公
平見稱卒賜祭葬如例　癸巳戶部尚書王承裕卒承裕
三原人吏部尚書王恕子為吏科都給事時以言事忤逆
瑾罰粟輸邊後尋陞今職承裕廉潔好學孝友端慎卓有
父風卒謚康僖　六月乙巳山西遼州同知李文察進所
著樂書曰聖圖解二卷樂記補說二卷律呂新書補註一
卷興樂要論三卷因請興正樂以薦上帝祀祖考教皇太
子禮部覆文察所進樂書其于樂理樂聲樂原多前人多
未發者且于人聲考定五音以為制律候氣之本法似徑
截深合虞書依永和聲之旨宜令知音律者協同肄習詔

授文察太常寺典簿同該寺等官肄樂　丙辰致仕通州
同知豊坊請建明堂加尊　皇考獻皇帝廟號稱宗以配
上帝禮部尚書嚴嵩等言秋享之禮國典攸重宜舉行若
以功德論　太宗文皇帝當配　太祖高皇帝若以親論
當配獻皇帝至於稱宗之議　皇考在天之靈亦有所不
安者臣等不敢妄議　上謂　皇考稱宗在今日不為過
情戶部左侍郎唐胄上疏爭之　上詔逮下獄為臣下
奏對之詞作明堂或問以示輔臣特黜唐胄為民　七月
丁丑兵部覆山西巡撫韓邦奇等議謂祖宗令甲官軍不
得擅調此為小醜而言至于大盜竊發變在呼吸者安得

以此為辭當嚴飭所司講明律意即調兵勦捕亟應援之詔
如議　壬子　皇弟六子薨　八月丙辰兵部尚書李充
嗣卒充嗣內江人有器度幹局所至有聲為人儉樸好
詩入輒散之貧乏布袍蔬食終身不廢吟詠華謚康和
八月壬寅大同報警　上命各守臣整搠士馬嚴加隄防
擊虜內吉囊犯河西總督劉天和率所部將卒擊之斬首
八十五級　上嘉天和功陞兵部尚書仍舊總督　甲寅
都察院以御史員缺請選補　上曰邇來御史出差在外
往往恣肆不遵憲綱今後務選老成持重者補用不許一
槩濫受　九月辛未朔　上諭禮部曰朕惟國家之興始

于　太祖高皇帝而中定艱難則我　太宗文皇帝宜同
稱祖號我　皇考獻皇帝躬備大德延及朕身入嗣祖位
宜薦宗稱于是尊　文皇帝為成祖　皇考獻皇帝為睿
宗配上帝詔示天下　丁亥更命舉大享禮于玄極殿
戊子日傍有五色雲見　乙未　上詣山陵行秋祭禮
丁酉　上復詣長陵以恭上尊號更題陵碑告禮畢即日
還京　十月以明堂大享禮成賜禮部尚書嚴嵩銀幣新
鈔　乙巳立冬祫享太廟　乙卯大同修築聚落高山二
堡成追叙前巡撫樊繼祖及僉事王世爵之功　上曰大
同自張文錦修五堡致變以後相視為戒繼祖汶立二堡

有裨邊防其忠懇可嘉蔭一子送監讀書王世爵等各賞銀幣有差　己丑初以景雲見請賀　上許之禮部尚書嚴嵩等各為景雲賦又大禮告成作頌以獻　上覽之詔付史館　十二月　上詣南郊恭上　皇天大號冊表　癸未禮科給事中顧存仁疏陳五事一廣曠蕩之恩欲赦謫戍諸臣馬録楊慎呂經馮恩等二崇安靜之吏謂守令好為新政而實擾民恐後將效尤宜令近日條陳利弊類梓成帙人授一冊以便省覽三重撫按之責謂指深刻為名流目循良為庸品今後必精必當毋蹈前弊且數易長吏後益為亂乞勿復輕議以調繁簡四精考察之政謂今日

所謂賢而舉之者即往年所謂不肖而黜之者也與其舉于既黜之後孰若精于未黜之先近者明堂大禮乃吳璿何人而議之釋氏害義乃葉疑秀何人而乞度牒乞嚴禁之五嚴流民之寓謂四方流民潛住京師布畫挾制官府甚至匿名投書沿門黏帖積習成風漸不可長乞令緝事衙門倣治 上以援救議禮諸臣令廷杖發口外為民 戊子山西巡按何贊言河套沃野幾二千里為中國門庭之險而近為虜囚吉囊所據并吞諸戎兵力日盛外逗西方海賊內通大同逆卒虜兵一出莫敢誰何宜亟勦除其策有二一曰討以破之欲使西北諸鎮各出游奇諸

兵分為數隊領以驍將數往侵擾使其分救不暇伺其[illegible]寇宜大則陝西三邊乘其虛以直擣西寇全陝則宣大二鎮躡其後而窮追之又募死士以斫其營用間諜以離其黨二曰勢以走之欲于邊境多置墩臺斥堠盛陳輕重強弩烽火相接刁斗相聞糶兵牧馬不却不前示之以欲戰之形而又時下詔旨以督勵將領量頒恤賞以振作師徒待其兵欲解散勢有可乘諸鎮各以大兵躡之草薙禽獮使其隻輪不返然其要又在於久任撫臣以責成效興復屯法以裕邊儲疏下兵部請令本鎮守臣勘議　上以其事無可勘報罷　辛卯冬至祀天于圜丘禮成　上還御

天縱文武群臣行慶成禮畢詔示天下　十二月癸卯
章聖皇太后崩　乙巳　上命駙馬都尉京山侯崔元為
奉迎行禮使各官俱赴承天府奉迎　獻皇帝梓宮　上
于駕發京師詣山陵大峪山躬往相視天顏悽愴擗踊號
慟諸臣莫不感慨　乙卯大學士李時卒時任丘人謙和
得士心以謹慎稱　上意秉政數年雖無大匡弼而議論
常在寬平天下稱為長者卒贈太保謚文康　禮科給事
中姜良輔等上疏請停南狩報聞

兩朝憲章錄八卷終

两朝憲章録卷之九

汝寧府光州儒學訓導臣吳瑞登編述

嘉靖十八年己亥春正月庚午朔　甲午上諭禮部冊立　皇太子具儀以聞　丙申上勅諭禮部以　皇考顯陵遷造狹隘欲躬詣與大臣閱山川更卜吉兆重建玄宮擇于二月十五日子時發京　二月庚子朔　冊立皇太子是日當午日下有五色雲見長徑二丈形如龍鳳是爲卿雲大學士夏言疏賀　上曰慈寧几席未除其免賀　乙巳大學士張孚敬卒孚敬永嘉人剛明峻潔一心奉公慷慨任事不避嫌怨果於自用休休之量是其所

短　上親按古諡法以其危身奉上特諡曰忠眷顧之厚終始不替云　丁未吏部尚書許讚等各上疏諫上南幸上曰今事已定而惑于群議非實有諫止之忠宜思之勿為此沽名之舉左都御史王廷相特疏進言曰有謂輦路所經災荒特甚人相喫食盜賊蝟起恐有萑符不逞犯屬車之清塵者有謂近邊虜因若花當等部落日伺邊釁備鑾輿遠涉鼓衆深入突至昌平京師戒嚴者有謂扈從軍校及內外從官不下數萬糧草車馬供應不貲者然患猶在外慮置得宜尚可保其無事臣之所慮乃不在此皇上玉體當加善攝猶時小有不快今也登歷長途衝冒

風雲六氣襲之五內受之萬一遺私誰其任焉臣以為登
頓于山原不如深宮大廷雍容之為安觸冐乎風塵不如
逸神靜志逍遥之為樂且巡幸一事所關甚大蓋居中可
以制外事勢機權盡由之我也處外必假付託事勢機權
半由之人也况勞人動衆之際加之以若急無聊之状變
生倉卒患起不虞又理勢之或然者乎伏覩 皇上少加
察焉臣請當事者自行必能辦事所供賞賜銀兩留為修
建顯陵之用不惟免 皇上遠行之勞而且大事易襄無
意外之變一舉而三得矣疏入時 上以孝思深篤南行
之議已决雖知其忠不及用也弟以有旨荅之 授先賢

曾子之後質粹為五經博士質粹曾子六十四代孫居來豐縣其遠祖搬者曾子十四代孫當新莽時不受偽命而質粹其裔孫云大學士顧鼎臣以為言故有是命 甲寅命 皇太子監國以宣城伯衛錞等大學士顧鼎臣等協守 乙卯駕發京師 丁卯夜四更行宮火是時駕以嚴辦侍衛倉卒不知 上所在獨錦衣衛指揮陸炳負 上出御乘輿後宮及內侍有殞于火者 三月癸酉遣駙馬鄔景和如裕州祭漢世祖南陽祭諸葛亮襄陽祭羊祜均州祭武當山之神 戊寅 駕抵承天府舍舊邸卿雲宮遂謁 皇考于隆慶殿 辛巳謁顯陵 駕至純德山及

紅門降輦稽首遂乘騎登陵山立表于 皇考寢陵之北
周覧久之命改营馬梨謁純德山喜而自得之詠 壬午
詔增顯陵園垣遂定新玄宮之式 甲申享 上帝于龍
飛殿奉 皇考配 上親製樂章 守制侍講學士廖道
南上南巡江漢賦 上覽之命付史館 以方士陶典真
為神霄保國宣教高士與真即仲文師事致一真人邵元
節時元節病不能從乃薦典真 上命吏禮二部給誥印
仍許携其家于官 戊子以大享禮成 上御龍飛殿受
群臣朝頌詔天下 壬辰 駕發承天府回京梨思恩賦
乙未真人邵元節卒贈少師謚文康榮靖 四月戊申

御史謝少南言慶都縣城內有堯母墓當時祀典失于紀載今乘輿親臨千載一會乞勅所司修建廟祀載入祀典從之 上以少南表揚建白才識可嘉改左春坊左司直兼翰林院檢討 庚戌彗星見芒長三尺許光指東南掃軒轅北第八星旬日乃滅 壬子 聖駕還京師 癸亥金星晝見 五月乙巳先是 上幸大峪山閱視陵工內閣以居守勅稿進覽遲緩 上不悅因責言欺慢狀言具疏引罪 上大怒曰每每怠慢不恭昨所選擬宮僚多不稱用密疏又不遵式却借封皮以便私情既不遵奉原記印記并歷年諭帖即可進繳御前無得隱匿革其勳階少

師宮職令致仕 甲申 慈孝獻皇后梓宮發引建雲
諭牌于承天府榜其城樓曰顯親達孝之城 丙申右副
都御史朱裳卒裳性峻直有清操始為御史巡鹽河東有
嬖人錢寧者市鹽裳執弗與已而出按山東則先裳巡按
者王相為鎮守太監黎鑑誣奏繫獄裳上章力救辨其冤
狀并劾鑑不法數十事相得不死裳嘗嘉靖初綜核吏治
舉五人卓行而裳第一歷官三十年攻若食淡若一日有
先朝名臣之風焉

臣按巡按之職不能自潔其身者多乏風裁為有欲
也有欲則嬖幸奄人皆得以執其短而搖其權朱裳

清操足以服人故風裁一無所避錢寧之市盐黎鑑之誣奏不惟抑之使不得行而且辨之若是其懇彼為錢寧黎鑑者亦無可柰何朝廷以為卓行舉世倚之為底柱此非名臣之褒出者乎考其素行攻若食淡若三十年猶一日蓋有以服其心矣

六月丁酉朔酉刻雷震奉先殿左吻　壬寅左都御史王𬓛應詔自陳曰人事得而後天道順大臣法而後小臣廉臣觀今日士風臣節而知災異所由來矣大率廉靜之臣僅見貪汙之風大行一得任事之權即為營私之計賄賂大開潛通關節濕漸可以鑠人白晝可以通神夫豈皆庸

之世所宜有乎張壽夜光輒義者賄無甘矣然猶百金稱多而今則累千鉅萬以為常蓋有貪者矣然猶宵行畏人而今則張膽明目而無忌甚風至此真可痛也大臣貪濁而在高位則小臣傚傚無不惟利是圖京官貪濁而安處無患則外官鼓動無不惟利是務由今之道無變其俗將民窮盜起而邦之厲階由此基矣古之君子難進易退寧自守以俟時毋毀道以求合故大而康濟世務小而風勵時俗而民不失望也今者一登仕宦之途即存侥倖之念要路權門終日十至每遇一官有缺必數人爭競而蔑恥掃地矣夫恬靜為君子奔競為小人奔競既進則恬靜必退其

為世道不祥莫大焉臣不能正身格物使弊絕風清復不
能遠避嫌疑抗疏論列則今日干和氣召天災實臣奉職
無狀所致乞賜罷黜以儆有位不允

臣按貪濁之風起于奢侈而其究也民力必詘奔競
之風起于僭擬而其究也士心必傷未有詘民之力
傷士之心而和氣不干天災不召者也洪武之初貪
濁奔競者間有其人耳乃自正德時此風太熾雖
世廟累行戒飭而終不能止故考其時廉潔者什九
貪濁者什九恬靜者罕鬬而奔競者接踵誠有如王
進相所言者至於大臣法而後小臣廉尤為至要昔

孔子謂公綽爲趙魏老則優而楊綰爲相郭子儀減座中聲樂之四蓋上有廉潔恬靜之臣則不肖者且將泯其貪濁奔競之習不然如嚴嵩在位而其子世蕃賄賂公行張居正在位而其子懋修連登及第廟廊之上旣如此安能禁天下乎然敗露之後世蕃所積金玉寶玩抄没殆盡懋修所取功名富貴不免削籍豈徒蠹國害民而子孫且不保矣爲子孫作馬牛者竟何益哉

癸卯命東宮啓本如永樂初例　七月庚午頒賜御製太狩龍飛錄于文武群臣及各王府　戊寅水火木金四

星聚于東井　壬辰　獻皇后梓宮至漢口江沙浅淤有司懼議所以疏通之策適西山大雨漢水增漲梓宮得順流而下撫臣以聞　上喜曰朕仰荷天休慈神孔安朕心寧悅　甲午南京禮部尚書霍韜吏部郎中鄒守益共為聖功圖一冊上之以　皇太子幼未出閣未可以文辭陳說也惟日聞正言見正事則可為養正之助乃繪圖為十三事一曰文王為世子問安二曰視膳頌　皇太子大孝師文王也三曰文王世子齒胄頌其有古聖王謙德也四曰漢桓榮授經見東漢猶存古風也五曰神堯茅茨土階六曰大禹菲飲食惡衣服頌　皇太子崇儉也七曰大禹

卑宮室力溝洫八曰周王知稼穡艱難頌　皇太子書
勤民默契古帝王心法也九曰周室后妃蠶織頌　皇太
子知綺繡之難得也十曰宮中隙地令種蔬菜頌　皇太
子知我　聖祖之同符堯禹也十一曰西苑耕稼十二曰
西苑蠶桑頌　皇太子知　皇上家法即成周家法是關
雎麟趾之風也十三曰商高宗訪道頌　皇太子知聖學
也　上謂留冊語多隱諱報寢　已亥遼東廣寧衛逵軍
綵伏作亂總兵馬永督軍與戰殲之永以家丁夜不收三
百餘人嚴捕斬首四十級生擒二賊無一人脫者勅遼東
有變　上丨将下輔臣李時時謂永有家丁三百餘人咸

驍勇善騎射至足永竟以家丁辛功乃陞永左都督

臣按古今論邊事叵測夷情反覆匪才勇兼全者不足以攝其奸宄之心馬永退閒宅居久矣自給事中曾汴疏請起用遂內外倚以為重嘗攷遼東軍變由蔡經不能撫字既以失巡撫之體而都指揮劉尚德袁璘又逢迎而謟事之無怪乎于蠻兒等之鼓噪也馬永一至才勇兼施本為名將而家丁三百餘人又善騎射能得死力　世宗無逸出遊輔臣李時費宏皆贊其為甚好卒之終伏作亂斬首生擒無一得脫竟能立功遼東是因馬永之才勇足以招之而亦豈

非李時費宏之精鑒乎適今西北之寇賊東南之關向非于鑾兒終伏比也寇賊勾套虜為羣虎而闞向取朝鮮為蹊牛一則欲取長安闞中原睥睨神器一則欲刼遼左抵天津扼塞餉道此非臣子枕戈嘗膽之日乎說者謂李成梁父子素熟西北虜情侯繼高黨類素熟東南倭情是或有然者然西北善守而有恃東南善攻而有謀恐當時無馬求以計西北無劉顯以鎮東南則此一二輩者難與擔當此二虜也況粮運空虛人心怯弱何能頃刻定耶先時臣嘗憂之而泄泄者多不見信今果然矣頤皇上廣求將材

而重其委任庶可救燃眉之急耳

己巳　皇第八子生　乙卯朵顏衛夷人打哈以姪華蘭台等俱得職事而已為花當子乃猶未得因欲沮貢以脅求都指揮職事語甚不遜薊州巡撫等官張漢請調保定及遼東官軍以備截勦　上令巡撫等官明諭以不當授職之故彼宜聽受遼東人馬且勿調　庚申　二聖梓宮合葬於顯陵新寢　八月辛未勲輔大臣以神主升祔廟享大禮告成上言奉慰　上曰朕冲昧德愆累及父母今者送終禮畢孤惟永慕轉覺不堪卿等陳慰具悉忠悃但人子之情未盡莫如朕甚奉天勤民恐益冒昧卿等左右

丞銜須司加忠量以旌之　九月乙未朔日食　壬戌
駕至天壽山行宮　十月庚午　皇太子千秋節賜文武
百官壽麵　戊寅日賜光祿少卿蔣欽祭葬欽常熟人
武宗朝為南京御史劾逆瑾擅權亂政被逮錦衣衛獄欽
獨抗言不屈卒搒死瑾誅　上允言官請贈今官巡按陳
蕙復以祭葬請乃從之　十一月丙辰鎮守大同總兵梁
震卒震榆林人深沉有機略騎射絕人初襲指揮使以敢
戰知名不十年為西邊大將號令明信無所塞攻虜虜人
憚之當大同軍變單騎入城撫定遂鎮守其地虜不窺大
同者數年最得士心其用兵先勝而後戰不專斬前後與

虜百十遇未嘗少挫其在延綏嘗即亂山中築乾溝邊墻在大同復築五堡兩鎮至今賴之卒賜祭葬贈太保諡武莊　十二月甲戌太常寺卿穆孔暉卒孔暉堂邑人夙有俊才好古文辭行己端雅正德初為檢討曾忤逆瑾瑾矯詔調南京禮部主事瑾誅詔還原職歷陞今官當時士論甚重之晚乃好佛學卒而棺斂如西竺法　上念講讀勞故卹典從厚賜祭葬諡文簡　己卯授故大學士劉忠孫存忠為中書舍人　庚辰日生暈及左右珥少頃白虹亘天久之乃散　甲申存問工部尚書陳雍雍餘姚人初知府游紹恩言雍年九十有高行宜加禮以示風勸　上嘉

雍德壽賜以羊酒令巡按及門存問給米二石役夫二人歲以為常

嘉靖十九年庚子春正月甲午朔　乙未貴妃閻氏薨妃肯出　皇第一子薨時　上痛悼之追封為皇貴妃

丙午行邊使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翟鑾事竣還京詔以原職入　閣辦事　二月巳卯兵部請開武科鄉試　上以累科未見得人報罷兵科給事中王裛弼言取之不廣故習者少自　陛下定制三年一試取至五六十人士皆踴躍思奮今一旦報罷恐士多解體詔如前旨不許妄議

三月癸巳朔日食　庚子先是御史楊瞻樊得仁奏故禮

部侍郎薛瑄國朝大儒宜從祀文廟詔下儒臣議時尚書霍韜等十三人議宜祀庶子童承叙等議宜緩檢討郭希顏等以瑄無著述功議不必祀給事中丁鴻等請從衆議之多者　上曰薛瑄能自振起誠可嘉尚但公論久而後定宜俟將來童承叙等議是　乙巳申刻黃霧四塞隨變為紅赤色暴風從西北起壞文德坊等處夜分乃息　上曰此異風也凡三見矣占謂主兵喪大今西北邊防為最急當有預備之策兵部其會官議聞　四月壬戌兵部以風霾會議上邊事　上曰國家安危重寄在西北邊邇者虜犯我疆邊人荼毒朕甚憫之召災致異厥有所自且兵

馬芻粮歲須調度而將官撫官咸出遴選曾不聞有紓膜嬰者顧累以兵食不足為辭此無他不能輸忠畏法耳自今武臣有失律挫威文臣有貪冒顯著者聽科道官參劾其諸邊有不便者總督撫按以聞毋隱　甲戌旌表江西南城縣烈婦胡氏氏名全姑適同邑李華華隨父適遠方胡與姑楊氏獨居姑縱淫日與惡少過胡氏貞白自誓又不顯言姑惡時時切諫姑及惡少百計凌虐八年始終一節後惡少與其姑謀殺之事聞詔立祠扁名衰烈賜祭一壇正惡少及姑之罪　乙卯御史包節劾奏兵部尚書張瓚賣官鬻爵等事瓚疑都御史王廷相嗾之因訐廷相專

事燒煅多買少叉為士林所姍笑廷相亦上狀自明給事中張兗年言瓚屢經論列宜量改用以全始終　上曰今後廷臣務協和同德以先國家不可效尤　五月丙申禮部尚書李浩卒浩曲沃人因天變上勵政事戒逸遊重爵賞抑奔競四事不報遂六疏乞休准致仕浩為人器宇魁梧議論英發剛明不撓為時所重卒諡莊簡　乙卯與建雷壇　六月丙戌戶部尚書蔣瑤巳致仕張潤代之勞議上四事一議財用除戶部太倉銀兩奉明旨不敢擅支外工部節慎庫見貯止有六萬餘兩而所欠夫匠物料尚二十七萬餘兩委無措辦今宜每年扣省通惠河腳價崇文

門商稅皇莊併草場子粒兩淮餘鹽光祿寺廚料兵部缺
官等項銀借支充用二議軍匠兵部見食糧官軍户部見
食糧工匠內官監錦衣衛各鎮撫司府軍等衛查議分撥
亦自足用可省顧覓之費官軍則隸之兵部夫匠則隸之
工部各委官會同科道稽考三議工程內工如二號等殿
外工如天壽等宮今已有次第所宜併力責成若西苑仁
壽宮并六聖碑亭及各處橋梁乞暫停止四議會計卷查
四郊所估銀兩不過四十六萬慈寧宮不過四十八萬乃
今慈慶宮已用七十一萬有奇一號等殿已用七十六萬
有奇費漸侈矣而宮猶未完乞勅內外官比量樽節務在

愛惜其有會計不實及放役軍匠者治之以罪疏入 上

曰各財用軍匠事宜俱依擬惟西苑仁壽宮宜同欽安殿

併力速成餘暫停止

臣按張潤所疏雖有四議其實財用之不足由于冗

費之浮濫使軍匠果稽考工程果停止則又何所會

計何所扣省乎 世廟勇于有為而當時為輔者如

楊廷和費宏等輩老成安靜立朝不久彼汪鋐郭勛

者為國家生事苛損元氣蓋已甚矣嘻工部所存者

不過六萬而所欠者則二十餘萬郊宮所估者不過

四十餘萬而已用者則七十餘萬入不能以償其出

用不能以當其佑宜有以來張濶之奏也 世宗依擬停止其盔生靈璧因敝者不可以暫卒乎

七月癸丑方士段朝用以燒煉術干翊國公郭勛覲以進用勛試其術良驗以朝用所化銀製為銀器百餘進上上大悅時大工煩興財用告詘朝用復獻銀一萬兩助雷壇工費 上以為忠愛授紫府宣忠高士後術不驗人謂先所化銀以幻術盜勛帑云 致仕刑部尚書聶賢卒賢長壽人蒔心清苦始終不變卒謚榮襄 己未御史魏謙吉言畿輔山東諸郡災傷頻仍科斂繁重閭閻小民朝不保夕甚則相聚為盜臣切隱憂莫得其計惟盡黜貪酷剔

選賢良庶可以少甦民困耳臣聞往年考察多存寬恕或惜其科第之高或矜其歷任之淺或取其力年之精壯或取其辦事之微長或因其請託之難拂或因其根據之難動即貪酷顯著亦曲為庇覆雖衆論不容亦止從量調在朝廷名為背過之仁在小民寔貽剥膚之害乞勅令部院嚴加考覈但係貪酷者盡行罷黜則奇刻之黨除長厚之吏進民困自甦盜賊自息矣 上以所言有憂民實意切中考察事情詔今後部院務秉至公力祛宿弊 八月壬戌給事中曾鈞等言用人之術莫先於謹士習而士習之弊則廉汗之介弗嚴靜躁之分不明也蓋今之藩臬守令

多以掊尅為能事苞苴為捷逕奇且文書曲飾聲譽而大
按不能秉公決擇或以守樸而沉下僚或以挾貲而得顯
秩是薰汙之介弗嚴也大臣為國任人循資以處常品超
擢以待異材自有定見非人所得干請今一有員缺自銜
求進交爭而濫觴夫如其宜用何待于求如不宜用何聽
其求求之而不得則人不求之矣求之而必得則人莫不
求之矣是靜躁之分不明也至于大臣之自處則尤有可
議者古者大臣慮四方今則苛局循常矣古者大臣養儉
率物今則窮奢競靡矣古者大臣被論則惶恐待罪今則
強辯傷體矣古者大臣同寅協恭今則交惡相傾矣故夫

忠佞之辨久在 陛下加之意而已 上曰魯鈞所論深中時弊責備大臣尤是自今須裁抑僥倖為國擇人毋徇私情致傷公道

臣按王泩相一疏謂大臣貪濁則小人倣傚奔競既退則恬靜必退引為已過見于自陳矣而魯鈞之疏弗嚴廉汙不明靜躁即此意也大率皆歸重於太臣至于強辯交惡之風則尤當時所深諱者如嚴嵩為胡如霖所劾而乃強辯具奏汪鋐與郭勛相左而乃成隙各攻寃其為人皆貪鄙躁妄者是其自處已甚不合公論矣敢望其取廉潔而抑奔競耶 世廟謂

責備大臣爲尤是其所以勵輔弼而開言路者甚至矣

壬午故致仕右副都御史成文卒文山西山陰人巡撫蘇松遇歲飢條上便宜民賴全活後按陝西劾奏鎮守太監來彬冒監軍功且言大臣朋肆欺罔力觸權奸詔逮獄爲民

上即位起之累陞今官卒賜祭葬如例　癸未遼東巡撫劉潭卒潭蘭州人少穎敏居官廉直所在有聲　戊戌遼東兵變潭過亂賑飢全活甚衆後平遺孽終伏等遼人思其功祠之　甲申以秉一真人陶典真子世同爲太常寺寺丞塔吳濬孫陶良輔俱食博士俸　九月乙卯夜

火星犯南斗杓第二星　十月戊子戶部尚書梁材卒材大城人敬歷中外清節著聞司國計者前後十年是時二作煩興邊費無藝材謹守管鑰出入有度一切濫請妄費悉靳弗與功臣侵占田土者斷給還民申明守令給由舊例天下不加賦而用亦足嘗嘉靖中士大夫頗尚圓通大臣或阿上取寵而材獨屹然自守中流砥柱無愧古人後追謚曰端肅　甲子大學士顧鼎臣卒鼎臣崑山人性樂易無町畦自入講筵即受知于上免其朝參專令講讀洪範　上南巡承天命居守輔　皇太子監國至是卒遺表勸上親賢愛民保護　聖躬　上覽之悲悼輟朝一日謚

文康　乙丑禮部尚書霍韜卒韜南海人質直好古行誼潔當嘉靖初張桂始倡繼統之義舉國皆非之韜獨以其言為是屢獻議以助卒正大禮　上以其才可任公卿數歲中超拜八座韜亦自以蒙被知遇知無不言無復顧忌每朝廷有大政輒累數千言多見採用然剛褊不能容物論好高不達時宜初與張孚敬議禮深契後更相忤妥言以論事不合遂相攻訐如仇讎　上亦頗厭之卒謚文敏

庚辰應天巡撫陳克宅卒克宅餘姚人為御史伉直敢言在貴州累獲軍功居家有風節鄉評許之　十一月壬寅金星晝見丁巳位　兵科都給事中馮亮言三邊大捷

之後虜方蓄憤積怨期于一逞總督重臣倍宜簡任　上
是其言令廷臣推之咸薦楊守禮遂陞右都御史總督軍
務　甲寅先是虜因吉囊擁衆數萬由延綏西路定邊營
入寇自八月二十一日入境至九月十二日始出初入甚
銳諸將莫敢攖其鋒者虜乃深入內地縱橫鹵掠會大雨
道濘虜騎不得騁弓矢盡膠總兵魏時分道邀之虜始引
旋我軍無鬥志尚書劉天和以修省詔旨嚴切責之而諸
將始畏縮慮重得罪乃斬不用命指揮牛斗郭卿二人時
周尚文已革任特檄召之激以忠義尚文感奮盡銳攻之
吉囊子號小十王者衝我營中堅為我軍所殲而妻弟亦

殲之虜衆遂奪氣引去總兵任傑陶希皐復迎擊之追奔出塞斬首甚衆天和以聞　上大喜加天和太子太保蔭一子世襲錦衣千户周尚文等俱陞賞有差巡按劉光祖山光洵亦陞賞巡按以邊功叙録自此始

臣按劉天和賦性忠孝巡按陝西置巨璫廖堂之爪牙於法爲逆瑾撫誣幾死於獄矣瑾誅而守湖州均田糧復祈徵黎民感德豎立生祠尋爲甘肅右僉都漸歴兵部尚書其間勦撫備禦答祿失以至花狼之捷窮夏之捷已非往時總制之所能及迺若吉囊黠虜誰敢禦之幸而大雨泥淖弓矢盡膠縱之出境亦

稱卒矣彼則先斬不用命之指揮以威其衆後起巳革職之尚文而激其忠卒使小十王殺首而去囊之妻弟亦一旦截之豈非數世所未有之奇績耶然非躬親駐塞賞罰有方何以致此則宮保重加錦衣世襲蓋亦朝廷之常典也

丙戌慈慶宮本恩殿成　十二月辛未修理南京奉先殿成　壬午春坊贊善羅洪先司諫唐順之司經局校書趙時春各上疏言來歲元日朝賀禮成請　皇太子出御文華殿受文武百官朝賀禮部覆言繆妄　上曰朕方疾從未全平復遂欲儲貳臨朝是以君父為不能起者羅洪先

等狂悖浮躁姑從寬俱黜為民　乙酉吏部尚書許讚進
嬰兒百問命禮部校刊

嘉靖二十年辛丑春正月戊子朔　是日雪大學士夏言
等各進頌　禮科都給事中李文進言諸臣謝舉徧事請
謁輙以書幣問遺權貴非所以風四方崇廉恥也宜明禁
在遴豈以先後異致及今不止恐轉效成風而不肖者或
陰而結附以希遷擢將來入覲者皆謂明禁爲虛文而償
名科索必至不可勝計矣乞下都察院亟行五城緝捕
上可其奏
　臣按內外一體朝廷清肅豈非極治之世乎顧京官

每於覲年則資外官以為用而外官科斂民財以為問遺之費內視外之繁簡外視內之崇卑禮厚則喜之延譽而遷擢禮薄則計較形爲而貶削立至矣嗚呼明禁屢宣而問遺不止蓋有由哉。孝宗嘗賜劉大夏與戴珊白金二錠諭曰朕聞朝覲官文臣避嫌有閉户不與人接見者如卿二人雖開門延客誰敢復以賄通也朕知卿等故有是賜然則國家誠得此人又何患乎而世不皆若人也俯仰有資際莫當勢不得不受往來之禮即嚴明如顧佐者且受阜隸之賄也楊士奇謂朝臣月俸正米一石而 仁宗于

此遂增朝臣之俸必也俸既增矣然後責之以廉則可不然賓宴之嗟室人之謫有不能一日安于位者毋徒以言禁之而當以心體之則李文進之疏庶可行乎

壬子刑部尚書楊志學卒志學長沙人在寧夏有柳門却虜功又增築花馬池邊墻虜不能近卒謚康惠　癸未刑部左侍郎陳瓚卒瓚樂清人初進士待選時以忤逆瑾放回瑾誅起為刑部郎中諫南巡廷杖奪俸蓋以忠直自負海內慕之至是卒　二月丙寅御史楊爵上言方今之勢如人病極內而腹心外而百骸無不受病請畧言之一去

年入秋恒暘不雨歷冬無雪至元旦始雪即止憂言諸臣乃以為靈瑞而稱賀之欺天罔人不已甚乎此所謂小人而乘君子之器也二言郭勛大惡大憝使其肆毒千攻則群狡趨附吾類退處其為天下國家之禍日益深矣此任用匪人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也三言四方飢饉相仍小民委命溝壑此正節用惜財與民休息之時而土木之興十年於此又差部官遠修雷壇昔隋以盛修宮室而至于亡國願以為鑒此興作未已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也四言御位之初嘗以敬一箴頒示天下數年以來朝儀間缺經筵不御大小臣工未得一視天顏恐人心日怠中外渙

散此朋講不親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也五言方士執左道以惑衆此聖王所必誅者乃今金紫赤紱遍于羽流假此妖誕邪妄之術列諸法禁森嚴之地貽四方之笑取萬古之譏於聖德國體所損不小此信用方術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也六言御極之初延訪忠謀虛心納諫故人得以盡言而政治得失足以上聞也往年太僕卿楊最言出而身亡近日贊善羅洪先等皆以言罷黜臣恐忠臣結舌讒諂盈庭而上下之情不能相通矣此汨抑言路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也願 陛下念祖宗創業之艱難思今日守成之不易察臣忠悃賜之施行疏入 上怒甚命拷訊

禁獄是時中外頗以言爲諱而爵所論皆人所不敢者故人皆稱其爲讜　三月辛丑追給刑部尚書潘蕃祭葬蕃崇德人先在兩廣以忤逆瑾與劉大夏俱謫戍瑾誅宥還巡按傳鳳翔以蕃平生大節視大夏等則恩不宜獨缺詔從之　乙巳賜沈坤等二百九十八人進士

四月庚申安南莫登庸面縛軍門納土請罪上命降安南國爲安南都統使司以莫登庸爲安南都統使從二品官子孫世襲別給銀印毛伯溫勅取田京　辛丑夜　宗廟災　成廟　仁廟二主燬

乙丑御史党承膀請勅所司各條時政缺失上請裁擇

上曰今茲災變朕心震懼宜痛加修省以實事天所司
條上務切民瘼國體毋得為彌文應故事 丁丑詔止蘆
溝橋工 丙寅勑暫止大享殿工 庚午 上御西角門
視事 丙子 上着青袍御奉天殿班詔天下使知一
人之重罪致上延七廟之御棲按厥咎原無可推委所司
奉行條布于後都使聞知 丁丑恭襲 成祖 仁宗神
主 戊辰奉安于景神殿 五月丁丑湖廣參議方遠宜
請開海運 上曰運河一時淺阻已命官往治海運不得
妄議 乙巳漕運都御史周金奏運船淺阻徐臨德天津
水次舊有廠倉乞速議修補以备寄囤户工二部覆言此

國初轉搬之法故于水次置倉後因漕河已定直達于京今此議一倡則運軍辭急而河工亦視以緩不可許旣而工科給事中郭鍫言寄囤誠非舊例但河道旣塞事變所伏亦不可測不如允寄囤為便 上曰寄囤與盤剥宜視河流通塞以為緩急不可執一 令差去官會同漕運衙門協心經理以濟京儲 丁未禮部右侍郎崔銑卒銑安陽人博學好古行誼修絜所著書甚多與呂柟何孟春魏校齊名先以簡伉忤逆瑾瑾矯制改銑南京吏部主事瑾誅還職尋引疾歸 上即位用廷臣薦起侍經筵會議大禮抗疏劾 上勤學問辨忠邪以回天變忤旨罷歸 皇太

乎立選宮寮起爲少詹事以病乞休許之至是卒謚文敏

六月癸未大同有大星東南流其光如炬俄而天鼓鳴

七月丙戌有火球大如斗隕左軍都督府中洪左良久乃滅　壬辰禮部以爲壽聖節請習儀　上曰今朝宗朕方待罪生辰小節其罷賀

八月甲午兵科給事中蘇應旻言巡撫之設腹裏易而邊方難山東易而大同難遇者大同孤懸塞外邊患比他鎮特甚彼龍大魚有者小廉曲謹之士耳且平生仕宦多在江南邊境機宜素所未講若曾銑熟于故事練于邊情　陛下用之而頗有效者也迺今任以山東實遺其用乞將銑改任大同大有徐議別用得旨

銑輿大有已有成命今後用人務審其才見在各邊巡撫官且不許推陞別用　辛酉昭聖皇太后崩　甲子山西巡撫史道言虜因俺答阿不孩以來貢不允糾合諸部將入犯山西　上命保定副總兵周徹率所部赴紫荊倒馬等關防禦復發京營兵三千人命參將任鳳領之會徹相機戰守俱聽總督節制　兵科給事中馮亮御史王繼宗張光祖言三衛不逞北虜猖獗京師百里之外即為賊巢乞暫遣大臣一人總督薊州軍務兼理糧儲仍發內帑馬價銀各數萬兩以備主客兵馬支用增設遊擊一人於密雲招募壯勇往來喜峯口潮河川古北口黃花鎮諸處畫

備虜援　上納其言命左副都御史胡守中以往　戊戌

公朱希忠京山侯崔元大學士翟鑾等條上禦虜六事一

護衛京師言營兵老羸不堪用者宜命揀將精練仍量調

各處邊軍入衛選用才勇之將督領營兵分布固守庶得

都御史陳九疇總兵周尚文練達邊務可備緩急乞特賜

起用二防守糧運言諜者謂虜欲往臨清絕糧道意必有

中國降人敎之使然國家全賴江南運糧而臨清又為咽

喉之地宜勅山東撫臣飭兵防守庶運道不阻三隨路設

伏言虜旣南侵宜多設伏兵以待賊兵雖多可以奇勝若

棄險不守則虜入難制矣宜令各處城守官兵或乘高伏

弩或暮夜潛擊或積石積水或伐木縱火此用兵要計也
四招募之兵言保定河間達官舍餘素號驍健今達官已調
井陘等處防守其舍餘餘丁俱騎射精熟可用宜募其精
熟者萬餘人給以軍資內以五千人兼營兵助守井陘以
五千人付一才將統兵赴臨清設伏防禦五言廣置軍需
言郡縣空虛一時難辦乞發內帑銀五萬兩遣官預備糗
餉或富民尚義輸粟助邊者量其粮數實授以官六給銀
買馬言宣大偏關缺馬宜令兵部調取寄養馬疋速發兩
鎮各五千疋仍出帑銀給付陝西等處易買以資軍用兵
部覆為禦虜要策　上詔陳九疇報罷周尚文准起用

庚辰詔削大學士夏言秩致仕言久以疾在告 上以
皇太子服制之議俾及示言言具疏以對誤寫字號被責
切責引咎陳謝乞還鄉治疾 上怒其恣意放恣令致仕去

臣按輔臣事君無過忠謹此而一或恣肆君能見諒
者寡矣 世宗優禮輔臣不惟賜之圖書而且編之
字號以持忠秉正分給楊一清張璁桂萼翟鑾夏
言寵用亦然蓋毫不可差誤者也況身為宗伯而又
素以知禮聞乎當夫扈駕行宮廚中失火已斥其放
矣及其所用密奏不遵原印又已革其職矣乃 皇
太子服制之議正 聖心悲慘之秋而復字號誤寫

謂之何哉人言嵩與言書 世宗深信其諸故每書倉皇致歷 上怒噫動無過舉則情有可原而今皆自取之也特死非其罪而人或憐之云耳忠謹之心似不如此

癸未虜騾至寧武関石湖嶺山西副總兵丁璋遇敵死守臣以聞 九月乙未總督尚書樊繼祖疏報虜入大同三次斬虜首級 上嘉之兵科給事中龍遂御史傅鎮言山西巡按王遂謂虜從容出關調至延綏大同兵並未見敵直隸巡按譚學謂虜四未戰同時矛盾宜行查覈 上命紀功科道勘實回奏 翊國公郭勛有罪詔獄先是權[illegible]

給事中臧賢劾郭勛逞肆兇狂假擅威福督理營工占役賣放恣為貪橫田園甲第併吞遍于京師水運陸輸掊克及于天下勛疏辨乞罷 上優詔報之已而六科給事中李鳳來復劾下都察院指實陳奏聚勘未覆刑科給事中張允賢復劾都察院聞命四十餘日遷延不勘畏奏勢而慢朝廷 上曰郭勛等乃敢蔑視國法遲鎮撫司拷訊令勛從實陳狀勛疏辨 上允之命給以勅勛私心不俟勅又不領科道官復摘疏中有臣姦何事臣黨何人又有何必更勞賜勅等語顯係不遜 上大怒曰何必賜勅等語豈是臣子對君之言殊為侮悖無禮陳鍊王廷相扶同抗

逯一併劾奏于是工科給事中高時遂盡發助好利書南京淮揚臨清徐德財賦之地皆置私店水陸拿車擅給金字牌騷擾關津侵漁民利太監蕭敬魏彬等各庄田宅舍每一區直銀十數萬金輙用強占管各官莊如置蟠龍牌并所創庵寺廢毀無存復將銀貸運糧軍士或將漕船准折拆賣每年領班各官到京俱有見錢將班軍行糧賞米扣除其悪可勝言哉至如重犯張延齡包藏猶容在不敢代管庄田即此一端桀可知矣 上令完問議三法司論死坐交結朋黨紊亂朝政律妻子給付功臣家爲奴追奪封爵鐵券誥命疏入不下 十月癸丑[illegible]

科道官張翔[illegible]張光祖奏山西三關先于八月間被俺答阿不孩深入数百里殺掠極慘人煙斷絕于時 皇上責大同諸將不行截遏諭總督樊繼祖嚴加邀擊遏諸將侵不加警俾虜得志徜徉而去曾未三日而吉囊之衆自平虜衛入時繼祖駐師大同左衛諸將咸會若能合力拒戰使虜知我有備必引去矣乃爭相斂避遂使虜長驅入寧武關而興嵐汾石之間再遭虜毒計今地方傷殘之慘不啻八月真可痛心扼腕夫俺答之入寇也當繼祖承命之初倉卒調度責効固難及吉囊之入寇也正繼祖閱兵大邊之日將帥雲集發縱甚易顧乃漫無籌畫縱虜入關

受命云何節制安在伏乞 聖明亟加訓飭責以後功

令戴罪督兵極力血戰以副簡任初意

臣按耆居總督而勢當倚答吉囊之横自揣不堪屬能者以自代可也不然奮勇發謀激諸將以忠義不能一鼓而擒亦當逐之境外庶可以紓 天子北顧之憂夫何既不能戰又且冒功衆民死者無限而虜因之首級安在此其失機之罪斷不容逭及張翱輩奪勘實而 世廟猶令戴罪立功嗚呼 君恩厚矣如職守何

丁卯復大學士夏言少傅原職仍趣閣辦事 起原任

部尚書許讚復職　十一月丁酉　上以鹽法之壞起于
多取餘鹽銀兩失朝廷飛輓大計以致各邊糧草不充仍
命戶部議于是尚書李如圭奏鹽法不行為由占窩賣窩
之弊未革以致商人無利宜行嚴禁其餘鹽似難輕革兩
淮餘鹽價銀稍多令每餘鹽二百斤淮南五錢五分淮北
四錢其有資本不足不願附帶者聽如此則商竈兩便邊
儲有資矣　上曰變亂鹽法起於餘鹽邊儲不充私鹽盛
行正由於此其亟罷餘鹽惟遵　祖宗成法行之　乙巳
金星晝見于巳位　十二月己巳詔來儒程顥二十八代
孫程心傳襲五經博士　庚辰禮科給事中章允賢劾奏

薊州總督胡守中言兇犯郭勛拘囚重擬又併其黨與而
悉除之矣至會審之時他無一言獨謂守中怨讐蔡則勛
得勢之時守中同惡相濟昭然甚明聞其初結納拜勛為
義父家奴孫誰等亦與執挾為友此豈在孫淮下耶自從
任薊州假以修建極被侵漁如責報上中下三百六十家
雖都御史翟鵬亦以上上户被徵科罰諸將領動以百千計
巧立名色黷貨無厭鐵遂要羈毫末之聞而區區奏建樓
之建馭夷大體毫不之顧而拳拳為欽賞之乞臣聞奉命
戒行之日擅作恩威廣行論薦不俟抵發先以私示與鸞
濟言此何心也已蒙　宸斷留中不報却復鑽謀吏部陞

私覘甚蓋不可測矣疏入詔逮至會訊言守中本以文璽小人貪殘贓吏虛張虜勢假稱犒賞冒廢帑銀鉅萬罪已不赦至修邊來遠樓斫伐潮河川一帶林木自撤藩籬寘之極典尚有餘辜依例論斬梟示 上命監候處决

臣按北邊將帥專命總督則雖才望素隆者猶恐不勝也于時郭勛用事乃以義子胡守中往夫守中阿附權勢名節掃地豈堪大任黷貨償威已失軍民之心矣來遠一樓何足耀虜而斫伐林木使虜得以長驅過天之罪尚忍言哉以此知郭勛者市私恩而忘國計胡守中者隨邊防而蔑遠猷典刑之極又復何

辭：